

呈现 女性写作书系

孔雀羽的鱼漂

CHENGXIANNUXINGXIEZUOSHUXI

丁丽英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呈现 女性写作书系

丁丽英 著

孔雀羽的 鱼漂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孔雀羽的鱼漂 / 丁丽英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呈现女性写作书系)

ISBN 7-5306-3181-0

I. 孔… II. 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636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4 字数 213 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 17.00 元

序

谢有顺

把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三人的小说集成一套丛书出版，并无意于为本已鼎盛的女性写作助言，而是旨在观察女性写作的另一种风貌。在当下写作界，一提起女性，无论读者还是论者，总是把它与身体、性和私人话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以致它在新一代女作家中成了相互效仿的写作规范——凡女性似乎就要走身体写作的道路，凡身体就与性相连，凡私人话语就多是一些闺房细节，这几乎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大限。它看似把写作带回到了个人空间中，实际上，不知不觉却形成了新的类型。这种新的类型化所蕴含的危机是不言而喻的。你只要稍稍看一看现在的女性文学，就会知道那已不是什么个人写作，而是到处充满了与个人为敌的类型化和符号化；就是另类，现在也成了主流。真正的女性视角反而被遮蔽。

当我看多了这些有着相似面貌的女性写作之后，不由得



渴望读到一种新的女性文学，它与私人经验的泛滥无关，也与身体的自渎无关，而仅仅是呈现文学本身的美和力量。在新一代女作家中有这样的文学吗？我于是注意到了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这几个人。她们的小说，没有张扬的现代生活的符号，人物没有夸张的新人类作派，故事也不刻意安排在酒吧和迪厅这样的另类场所进行，从外表看来，这是一些非常诚实的小说。然而，它同样把一种真实的当代生活的现场带到了我们面前。清明的理性，简洁的故事线条，深刻的时代精神，以及人性中那些细微的起伏变化，这些新的话语精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年轻女作家的写作面貌，也开辟了一条触及现实、表达内心的新的话语道路。

与其他女作家那种夸张、恣肆且略显虚假的话语方式比起来，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这几个人的写作最重要的特点是节制与诚实。她们并不炫耀隐秘的私人经验，也不轻易把写作当成精神自恋的后花园，而是尽可能在一些当代生活的细节中发现和展开她们对存在的追问。这三本小说集中的许多小说（如戴来的《准备好了吗》、《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丁丽英的《熨斗》、《孔雀羽的鱼漂》，张人捷的《何日君再来》、《今天是愚人节》等），都是优秀而敏感的文字，尤其是在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方面，她们各自显示出了自己特殊的才华。比如，《熨斗》和《孔雀羽的鱼漂》写的不过是平常的生活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对一个人的折磨和追逼，不知不觉地将现代人内心隐秘的危险慢慢地显露了出来。丁丽英善于在不动声色中，把生活里那些破裂、残缺、危险、令人漠然且无



所适从的部分指给我们看。《熨斗》写的是一对夫妻，外表看起来是美满的，背后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与双方的性格、道德无关，而是因为二者在性欲上的差距所致。女方只想要个孩子，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对性没有多大的兴趣；男方在性上却像一个贪嘴的大孩子，“他不断地要求，却老是觉得不够。好像那是只大容量的啤酒桶，你可以不停地把空杯子放在下面，然后打开龙头。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感到疲劳过。就像那些讨厌的知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叫了起来，你却没法让它们停下来……”，“有时候，他会惭愧地说，他实在是控制不住。他会乞求，会哭泣。更多时候，他是厚颜无耻的。他会说，我是他老婆，他有这个权利。要不然人家娶老婆干什么呢？我一再向他表白，我爱他，甚至愿意为他去死，可我讨厌他那套鬼把戏。”——很清楚，丁丽英是想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爱情的致命障碍并非源自精神领域的隔膜和冲突，欲望才是它最强大的敌人。“他实在是控制不住”，意味着“他”并不是有意要突破道德的防线去放纵欲望，只不过他无力战胜身体无休止的要求。而一个人欲望的大小，与身体施加给每个人的规定性有关，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合理的，可它一落实到具体的婚姻生活中，就会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由谁来负责把它调适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尺度上呢？最终，“他”因为身体欲望的需求在妻子身上得不到满足，不得不带其他女人回家；而“我”目睹了“他”与其他女人的性事后，内心开始体会到一种正在远远到来的疯狂，双方的爱情联盟彻底溃败。由这篇小说我想到，在对待爱情、婚姻的幸福这点



上，也许我们确实忽略了身体欲望的节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个人可以改变性路，可以改变精神追求，惟独难以改变的是与生俱来的身体欲望的节律，我们必须正视它。面对这场真实的危机，丁丽英在小说中想要恢复的，正是爱情的身体性。没有身体现实的爱情不过是一种观念，一种假想，一种虚拟的精神冲动，更多的时候，它不过是一个悲剧，或者它根本就不在场。

一个几千字的短篇，丁丽英却能够把女作家们业已说滥了的身体这个命题解读到如此崭新的领域，确实意味深长。她的另一个短篇《孔雀羽的鱼漂》，进一步写到了人与人之间这种微妙的困难关系，是如何借着生活的诱惑渗透到我们的内心之中，成为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发生分裂的原因之一。“他经常说婚姻也像钓鱼一样，需要耐心。”而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缺乏的恰恰是耐心，以致“有人会经常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有时候，我会认不出自己来”，“我在画画的时候并没有察觉时光的流逝，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另外的時候，我却总是焦躁不安，要么就觉得困倦，仿佛我已在—一个什么地方呆了很长时间了。”这种内心的分裂，交流的障碍，经常把人带到一种一事无成、一无所获的境遇之中，但丁丽英在小说中继续追问道：“又有谁是有所收获的呢？”的确，生活就如同钓鱼，我们总希望收获它的果实，结果却总是空手而归。

但生活仍然在继续。只是，在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这一代作家笔下，出现了新的经验、声音和表达方式，她们不像其



他一些作家那样，故意用激烈的方式把生活描绘得完全不适合活下去，也不像另一些作家那样，把生活置于道德审判的视线之下，以表达自己的义愤。她们共同选择了新的进入生活的方式：不是审判它，也不是向往“生活在别处”，而是诚实地经历此时此地的生活，并写下自己的心灵经历这种生活时的证词。比如，张人捷的《何日君再来》中的“我”就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经历者。这个人在美国打了六年工，由于有关中国的记忆也随之中断了六年，他回国之后，开始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碰到了一个叫小蜜的女孩，可他至终也无法把这个纯情的女大学生与倒腾油票、学生会主席、开豪华车、疯狂购物、妓女这一系列事实联系在一起，也想象不到，这个开着豪华车的女孩的家居然是在一个破败的小巷里。一边是最为现代化的商业符号，一边是最为真实的底层生活，二者都集中在这个女孩身上了，她就如同一个商业时代的人性标本，将欲望与人性、苦难与尊严交织的景象折射了出来。而“我”这个还停留在六年前的记忆中、喜欢听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的回国青年，面对着小蜜这个时代标本的经历和命运，内心反而是一片惶恐、不安和困惑，且带着淡淡的悲悯。

于是，现实在无奈、无聊、苦涩的背后，开始显露出伤感的一面。但张人捷似乎无意在这点上太过用力，更多的时候，她会选择游戏和戏谑的方式来理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今天是愚人节》就是通过愚人节对生活的正常逻辑的扭曲和改写，把它内部原本就潜藏的矛盾、尴尬、痛苦、暧昧的欲望等



暴露出来，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以前一直置身其中的所谓的正常生活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在这个看似荒唐的故事中，作者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对现代生活的调侃和怀疑。


相比之下，戴来在处理与现实的关系时内心最为坚决。她的短篇《准备好了吗》，在描绘父子两代人的冲突方面是极其出色的。儿子是一个行为艺术家，父亲则认为行为艺术是疯子艺术，他想阻止儿子继续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但办法用尽，儿子依然如故。最终父亲只好以自杀相威胁，不料，在这种父子两代人的对抗中，儿子还是胜利者，他把父亲准备自杀这一事件本身也变成了一场名为“围观·致命的高度”的行为艺术。儿子再也不是小时候的儿子了，“那会儿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很明白的，儿子听父亲的，天经地义的，而现在的一切都乱了套了。”有意思的是，戴来笔下的新一代人的坚毅表情正是在这种“乱套”中慢慢呈现了出来，与“乱套”相对的秩序反而遭了解构。在当下，一切已经改变，就是生存本身，又何尝不是一次行为艺术？从存在意义上说，每一个人既是行为艺术的主角，也是行为艺术的看客。活着本身已成了一台演给众人观看的戏。这台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整个故事，戴来处理得极为流畅且引人入胜，她确实有一种能力，能够通过丰富的细节和冲突，巧妙地完成人物的内心转换。包括《别敲我的门，我不在》，戴来也是通过一个热线电话的细节，写出了一个人是如何将婚姻的痛苦一点点地转嫁到另一个人身上的，到最后，烦恼慢慢爬进

了一个叫安天的人的内心里，并把他原本就稀薄的生存快乐和生存信心粉碎干净。“别敲我的门，我不在”，这分明是一句烦恼者的言辞，但是，在一种更为苦难的现实（比如那个找不到自己儿子的老人）面前，它的声音变得相当微弱。你别奢望会有人和你分享烦恼，因为大家都已自顾不暇。再说，在一个烦恼如同病症一样在人群当中传播的时代，谁又有能力将自己从这种根本性的困境里解脱出来呢？

生活确实已经疾病丛生，但无论是戴来还是丁丽英、张人捷，她们不仅无意于从这种生活现场中脱身而出，反而不断地在话语内部挺进，以期握住现代生活的核心。我认为她们的写作路径是成功的，因为她们没有过分依赖自己那点有限的私秘经验，也没有刻意扮演另类和先锋，而是大量接受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和内心体验的援助，把小说真正当做艺术来精心经营。

也正是因着这种精神的在场和艺术的自觉，使戴来等人和其他作家之间实现了显著的分野。她们也许并没有什么鲜明的女性立场，但她们却有力地将小说恢复到了艺术和内心难度上，把小说还原成了小说本身。这同样是一个进步。当越来越多的女作家日渐将小说变成呓语、幻觉和自读的场所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看见真正的小说家，那种将想象、虚构、叙述、语言和精神追问都应用得非常到位的小说家。这样的女作家并不会很多，但我相信，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等人已经走在其中了。

2001年4月18日





作者简介

丁丽英(曾用笔名杰丁),1966年11月生于上海。1989年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毕业。1986年开始写作,先后在海内外各大报刊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著有诗集《奢华》(1997),《一个时期的妇女肖像》(1999)。1999年荣获刘丽安诗歌奖。出版长篇小说《时钟里的女人》(2000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序.....	谢有顺 (1)
约 会.....	(1)
“绝对隐私”	(15)
孔雀羽的鱼漂.....	(29)
熨 斗.....	(39)
索达吉.....	(49)
抄 袭.....	(72)
游乐园.....	(83)
破坏容颜.....	(96)
疯狂的自行车	(114)

回家途中	(133)
我们睡觉吧	(152)
晕 眩	(171)
该换一个机芯了	(202)
圣诞节不是我们的节日	(224)
去罕达的路	(241)
跟 随	(255)
礼 品	(274)
气功报告	(290)

这里有我全部的青春

(代后记)	(309)
-------------	-------

约 会

那天,正当我觉得没事干的时候,顾明清打来电话。他要不报姓名,我也听得出这是他的声音。那会儿是上午,正上着班。办公室里的人都想法给自己找了点事做做,这样看上去就像上班的样子了,而且显得很忙碌。

“我琢磨着想见见你,就今天。”顾明清在电话那头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没料到他突然会来找我,毕竟我们只是业务联系,他管我叫陈小姐。我根本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等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陈雪艳,他就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然后问我今天晚上有没有空。“不知你喜欢跳舞呢,还是唱卡拉OK?”他问。他让线路空在那里,回头去接一个电话。这当儿我逼迫自己赶紧做出决定,去还是不去。我心里一片空白。我感到从脖子到额头那部分突然重了起来,像块烧红的铁。等他又回过来和我说话时,我也没想好该说些什么。



“那么，你过得好不好呢？”他勉强地问道，然后就停在那里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开玩笑地说我得去问妈妈，如果有人提出约会的话。我有点心慌意乱，朝着电话说了几句蠢话后，才极不自然地答应了。

我放下电话，又盯着桌面看了一会儿。那上面安了一块大玻璃，中间夹了张画着一艘大航空母舰的日历。我费了点劲才回过神来，重新看清了它蔚蓝色的背景，还有我披着短头发的脸孔。我把头发夹到耳朵后面，兴奋地想要叫出声。而事实上我只是叹了口气，好使自己平静下来。我找来一张旧报纸看，可结果只发现每一行字中间都有顾明清的脑袋在晃动。

他大约有三十岁，长得一表人才。高个子，宽额头；眼睛细长，目光炯炯，反正很像京剧中的小生。我以前从来没碰见过长着像他那样眼睛的男人，所以第一眼看见他我就觉得他正是我乐意找的人。我只是机械厂一个普通的出纳员，没受过什么教育。而他是个业务经理。事业上很成功。听说他念过复旦大学，尽管这一点不怎么看得出来。

那是冬天，我刚从金融学校毕业不久。一天他上我们这儿买了一些汽车配件，是我接待了他。他给了我他的名片。他说他是老客户，很多人认识他。结果他赊了一些账，不是很多。现在人们都爱赊账买东西，说实在的，到处都资金紧张嘛。我从他那里得到一张空白支票后，就把算下来的金额填上去。可是我把一个大写的数字写错了。这样，他第二天不得

不又来一趟，带来另一张空白支票让我填。他看上去并不怎么恼火，好像这一切全是他意料中的事。后来他又跟我聊了一会儿，十分认真地了解我是几几届、从哪所学校毕业的，仿佛这对他是至关重要的。然后他又称赞了我穿着的毛衣，它是天蓝色的，与我的脸色很相配。我听见他和其他人说起外地的天气。他刚从海南岛回来，那里人们只穿衬衫就够了，而且天空是湛蓝湛蓝的，和我的毛衣颜色一样。在上海，天气潮湿而阴冷，那段时间人们不得不躲在空调下，忍受着香烟味和严重的流感。他还问我乐不乐意去海南岛。当时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一个劲地朝他傻笑。

别人说他该不是看上我了，陪着说了这些话。可我不怎么相信。看得出他人很能干，并且有钱。而我才二十一岁。没准你会觉得那是所有年龄中最长的一段，假如你既没有男朋友，又没有一份为之忙碌的工作的话。不过我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很快我就会爱上谁，同谁结婚，然后生儿育女；可能的话再去找一个收入高、忙碌的工作。我乐意脚不沾地地忙，甚至没有说一两句闲话的空。那样我就会变得老练起来，再也不像现在这样，害羞、没用，不时会莫名其妙地脸红了。我也不时地会在夜里莫名其妙地哭泣，好像碰到了伤心事，比如失恋了什么的。其实什么也没发生过。我对自己很恼火，可是又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以为不可能再见到他了。他只是从这儿买了些汽车配件，然后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不可能老是来买配件的，我想，他早把我忘了。我知道他的公司在哪里，可我没胆量去

找他。现在他突然打来电话，好像他昨天刚看见过我。要知道现在已经是春天了。我也渐渐习惯了我的工作。有些人来买东西，并不光付了钱就走，他们在等着发货的那段时间里，会和我聊上几句。他们会和我说说甲 A 联赛，问我喜欢哪个球员什么的；或者和我聊聊天气。我记得一个老采购员对我说，他差点赶上一场大地震，在新疆，一个叫喀什的地方。如果上海也地震的话，一定很可怕，多半要伴随着海啸，谁也别指望逃脱。

那天晚上有点冷，像要下雨的样子，我却执意穿了一条裙子。我往脖子和手腕上搽了点香水，还抹了粉底霜和口红，虽然我清楚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必要，我是那种皮肤白嫩的女孩子，可结果还是按人们通常习惯的做法把自己收拾停当。

我们在顾明清说的地方碰了头，那是一个宾馆的大堂，为的是寻找方便。接着他就带我去吃晚饭。那家餐厅有位戴白手套的侍者，站着替每个人开门。顾明清熟练地点完菜，头也不抬地报出一些菜名。我注意到他还要了葡萄酒。我说我不能喝酒。他看了看我，好像我是才走进来坐在他对面的。

“你会习惯的。”他说，“葡萄酒很好喝。其实女孩子的酒量都很大。”他一边把菜谱还给女服务员，一边掏出香烟，说：“我点了生鱼片，还有芥菜。我想你大概不介意吃生鱼片吧。”

“我从来不吃生的东西。”我冷淡地说。他又看了看我，然后对女服务员说：“我说，还是给她来点什么饮料吧！”

“那么小姐要什么饮料呢？”女服务员问。

我说我不知道这儿有些什么饮料。女服务员说有“马蹄

